

隱喻理論下的語義演進—以現代漢語視覺詞“盯”為分析

陳秀君 高虹

南洋理工大學人文學院，新加坡

chin0123@ntu.edu.sg; helenagao@ntu.edu.sg

摘要 – 隱喻是漢語視覺動詞語義引申的重要方式，表現為（一）隱喻性思維，即由表物理視覺義向表心智視覺義的跨概念域的映射；（二）隱喻性語言，通過語法化的規律產生詞義由實到虛，體現一詞多義的話語結構，是概念隱喻的結果。本文嘗試借隱喻理論來探悉視覺動詞“盯”的語義變化，通過結合上、下文的語句分析來解釋其從具象（實體）跨入心智（抽象）的語義變化現象。從中得出“盯”源於一種“集中視力”的物理視覺行為，漸次投射到表[監視]、[看中]、[覬覦]及[關注]心智義素的結論。甚至有所發現“盯”與“瞪”的視覺動作相似，連帶影響至情態關係的相似面而產生“投射到另一類視覺模式”的語義變化。因此，“盯”即亦能搭配“不滿”或“憤怒”的情感，跨入視覺詞“瞪”的語義範疇。

關鍵詞: 盯，概念隱喻，語法化，一詞多義

The Lexical Meaning Extension of the See Verb Ding in Modern Chinese – from Seeing Domain to Mental Domain

Chin Siew Chien Helena Gao 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hin0123@ntu.edu.sg; helenagao@ntu.edu.sg

Abstract: Metaphors are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semantic extensions of Chinese *See Verb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tension can be described as having the following two: (1) metaphorical thinking,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semantic extension across conceptual domains from seeing as a human bodily action to seeing as human mental activities; (2) metaphorical language, which,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allows lexical meanings to shift from expressing concrete meanings to expressing abstract ones. In this paper we will apply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Modern Chinese verb *ding* “gaze at”. Our discussion will start from analyzing the primitive and basic meanings of *ding* to find out how its lexical meanings are extended from the description of human eye actions to that of human mental activities. Our conclusion is that *ding* as a verb to describe the physical activity with a focus on looking at something intensively has now gradually extended its meaning metaphorically to indicate the mental activities, such as monitoring, feeling satisfied with, feeling immoderate desire for that which is another's, and so on. We have even found that *ding* has become similar to the verb *deng* “stare at”, in terms of its emotional meaning indication. As a result, *ding* has become possible to express human behaviours with an indication of expressing dissatisfaction or anger, which was originally the semantic domain expressed by the verb *deng*.

Key words: Ding, Seeing domain, Mental Domain, Metaphor, Semantic Extension

1、引言

人類通過眼睛來認識世界，依賴各種視覺形式接觸外部，將客觀事物（空間、顏色、明暗、形狀等）的特性擬構成影像訊息進入瞳孔，導引最直接式的物理認知模式。與此同時，大腦的認知意識及心理聯想的活動也在進行操作，使表層感知在腦中引起了概念隱喻，

演化了從實體到抽象的引申機制；從視覺、思維到心緒在共時狀態裡映射。語義變化正是這一過程下的產物，即一詞多義的發生。縱使前人學者在漢語視覺動詞的多義現象上已有一定的專研成果，但除卻對幾個基本視覺動詞“看”、“見”等的探討外，相對地較少研究其他小類的視覺動詞。本論文的撰寫目的即此：沿襲前人學者在視覺動詞引申義上的研究思路，通過對現代漢語其他小類視覺動詞的隱喻探討，使我們能充分掌握“盯”所具備的語義變化之現象及屬性，也為此領域積累多一項學術知識。同時作為日后他者對隱喻方面的研究提供參考輔助。

本文共分成四部分，嘗試借隱喻理論來探悉視覺動詞“盯”的語義變化，通過結合上、下文的語句分析來解釋其從具象（實體）跨入心智（抽象）的語義變化現象。主要是藉由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系統，觀察5000條與“盯”視覺動詞相關的例句，分析個別的語義狀態及對其心智層面的語義變化加以歸類，最后總結出其語義變化的大體規律，並從眾例句中擇選一些句子，嘗試以舉例描述方式來加以論證解釋。

2、文獻綜述

始於50年代后期，陸儉明（1959）指出現代漢語表達式“VV+看”中的語助詞“看”是由動詞“看”虛化來的[1]。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對於視覺動詞的研究都停留在某個動詞的語法考察上。近期研究成果有郭莉琳（2007）從歷時角度考察語助詞“看”的形成過程，並指出語助詞“看”是經由表“視、視察”義動詞引申到表“測試”義動詞，最后虛化形成，是動詞“看”作為連謂后項喪失句子中心地位、其前連謂前項奪取句子中心地位的漸進過程[2]。而張磊（2006）通過“看”、“見”及“look”、“see”語法化過程的對比分析，探討漢英視覺動詞語法化演變的共性特征、演變中語義變遷的認知理據及語義和句法演變下的認知機制[3]。

符准青（1959）最先指出了詞群內各視覺詞因“表眼睛活動”這意義特征而相互聯系，也基於語境的差異而相互區別，存在上下位、同義和反義關係，進行了初步的分類及界定視覺動詞的基本義，卻沒有涉及到引申義[4]。后起的學者在詞義界定及功能分類上皆普遍在對某些漢、英視覺動詞的研究上，就語義、句法功能或語法化方面進行針對性的探討。如張建理（2005）用語義成分分析法對英語視覺動詞詞義進行分解，並進行歸類性語義描述，將look和watch歸入活動類，see歸入過渡性事件類[5]。武文杰（2005）就詞義、語法及歷時演變情況的研究來揭示視覺動詞內部的構詞特點、使用方式及詞義演變的規律，算是較全面地掌握了現代漢語200多個視覺動詞所具備的各種屬性[6]。

視覺動詞的引申義研究是開啟隱喻研究的導向。學者們的論點大致相似：通過認知語言學的隱喻理論，認為語義變化現象幾乎都是從具體感官經驗向抽象的心智或精神領域進行隱喻投射。持類似觀點的就有胡佩迦（2002）[7]、伍艷萍（2009）[8]和盧彥（2009）[9]。但大多數是對漢、英視覺動詞引申義做對比研究的，如吳新民（2006）對漢、英語常用視覺動詞詞義演變中反映出來的概念隱喻進行對比分析，得出二者在視覺域的概念隱喻基本一致，其差異主要表現在子隱喻上[10]。韓玉國（2003）則是從視覺動詞的來源域、目標域等方面對漢語視覺動詞的語義投射及語法化過程進行了分析描述，而隱喻是詞語語義變化的前提[11]。王桂花（2008）是近來在有另一突破的研究，其對視覺動詞“看”和look、“見”和see的語義擴展情況進行了對比，得出在隱喻和轉喻互動的結果下，其中都存在由視覺域向心智域、其他感知域擴展的情況，一掃前人的研究隻重視隱喻在視覺動詞語義擴展中的作用[12]。綜述來說，這方面研究的廣度仍顯不足：對漢語視覺動詞的隱喻研究較少

或隻側重在考查漢語中某些基本范疇的視覺動詞，反而忽略了其他小類的視覺動詞。

3、概念隱喻

隱喻是漢語視覺動詞語義引申的重要方式，表現為第一性中概念由表物理視覺義向表心智視覺義的轉移及以第一性隱喻為主導而在原有基本語義的基礎上被賦予一詞以多種與原義相關的意義，於是產生了一詞多義現象的表現，即第二性的隱喻語言形式。誠如 Lakoff (1980) 認為“隱喻首先是思維問題，隱喻語言隻是派生的”[13]。二者是先后時間的發展過程，也是共時狀態下發生的體系。而不論是概念或是語言隱喻皆與日常交際共存，因此語境或是上、下文中的本體領域及喻體領域能激活大腦思維結構，往往可以與感官記憶相聯系，產生感知的聯想。即是特定的語篇系統是帶動語義引申的理解的關鍵。

視覺過程是一種逐步深化的認知機制，通過大腦對人們所收集的視覺信息進行加工，配以對應的概念，組織我們的邏輯思維來觀察視覺所觸的影像。同時視覺行為具有很強的目的性，因此思維系統中總是伴隨一定的心理動因。與之有關的情態活動在視覺動作結束後仍繼續被操作，大腦會對基礎的對應概念再次進行加工，並與相似的心智元素進行核對，完成從物理概念映射到抽象概念的認知。“隱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Lakoff, 1980) [14]，以思維類推兩個以上所感知的概念域(物質與精神)時，能以相似面的聯系從一個經驗域的理解去組構著另一類的經驗域。概括來說，本體與喻體之間必然存在著相似性，隻是程度大小的問題，而概念間的映射並非任意的，而是立基於身體、日常經驗與文化知識為基礎的。所以，視覺行為既是一個獲得視覺信息，也是心智認知的過程。

隱喻性語言是隱喻性思維的表現，可以說隱喻借助語言來表達，反過來又促進語義的演進。因此思維層面上跨概念域的映射，在話語中也會體現隨之影響下語義變化的共現性關聯，產生語法化現象，體現一詞多義結構。武文杰(2008)認為“它們是通過視覺意義與其他意義的聯系，在語法化的規律下完成了詞義由實到虛的轉變”。當然在視覺動詞范疇裡所指的“其他意義”實與心智活動的意義有所掛鉤，通過保留核心義義素，增加心智義義素，經過長期約定俗成而進入人們的日常語言，形成符合經濟原則的結構形式，從而對某語義的多義現象有了固定的認知。因此，哪兩個或以上的詞素搭配會形成如何的語義現象、涵蓋哪些義素結構，或是視覺動詞出現在怎樣的上、下文中會表現哪種心智義的面向來，都是隱喻性語言的最后結果。隱喻化后語義成為指向另一個領域中越來越抽象的意義。

4、“盯”的心智義

(一)“注視”——[監視]、[看中]、[覬覦]、[關注]義素

“注視”是“盯”視覺行為過程中頗為重要的構成成分，亦是情態行為體現中的顯著特征。在二者行為的相似元素下，物理行為概念能與心智活動概念組成內部一致性而相輔相成，產生隱喻映射。可以說源於一種“集中視力”的物理視覺行為，漸次投射到表[仔細]、[關切]、[觀察]等一系列個性化的心智義素，繼而產生情態行為的再映射；即是在心理活動的內部結構中，借以相關元素從原有的心智義素進一步再映射出其他更具鮮明個性特征的心智義素來。大體來說，可以總結出四大類的心智義素——[監視]、[看中]、[覬覦]及[關注]義素。

不論如何，“盯”帶有強烈的動作性，強調鮮明的“注視”行為。因此視覺域的“盯”，即純粹的“注視”行為，慣常來說隻以視覺詞“盯”就可單獨表示；而過渡到心智域的“盯”，即情態的“注視”行為，則仰賴視覺詞在怎樣的上、下文中出現，普遍帶什麼主、客體、以哪個屬於心理、思想或感情等的修飾詞語來表現，以淡化其動作性的語義，相對強化心智義素的成分。

(1) [監視]義素

“注視”在長時間的物理視覺行為之下，對某人、某物、某事的發展變化往往能在歷時的程序狀態下盡收眼帘；再加上注意、仔細地看，視覺所獲得的訊息效果更為明確。間中，此體現附帶了[觀察]與[跟進]義素。而在[長時間]、[注意]及[訊息跟進]的共通範疇下，[洞察]心智義素同時隱喻而生，實際上是“感覺到”、“體會到”的意思。而不論是[觀察]、[跟進]還是[洞察]義素皆帶有強烈的主體對客體行為，兼具主對客[控制]的心智活動，再次因連帶關係而映射成[監視]。從而，物理視覺的“注視”同時也能充當心智行為上監管與掌控某人、物及事的語義功能。

- a.“你在這裡盯著，我們到車上去看看”。
- b.“奶奶、媽媽、爸爸一共六隻眼緊盯著孩子的一舉一動。”
- c.“比賽一開始，我們就重點盯死姚明……。”

不難發現[監視]義素的“盯”一般是在與“緊”、“死”、“牢”（“……始終盯牢它不放”）等詞素的搭配下不僅能強化“注視”所體現的[長時間]、[注意]與[訊息跟進]義素的視覺程度，亦有強調心理義素“緊追不舍”的作用，即其能虛化視覺詞“盯”的動詞性語義，鮮明體現一種[控制]心理，產生主體對客體的[監視]現象。換言之，語境中的主體與客體的社會身份及其所屬的身份特征，如約定俗成的形象色彩、特定的職務、權益或行為舉止往往還是構成從物理視覺域轉移到表心智域活動或義素的組成形式。如例句“警察不時盯著過往的旅客看”和“四個啞吧賊被盯住”，“警察”的[監視]和“賊”的[被監視]身份分別已是受普及認知的泛化形象，因此能與視覺動作“盯”產生對應關係，更是通過視覺詞“盯”將隱含的[監視]義素具體化，即體現出進行[監視]和接受[被監視]的屬性，完成了隱喻映射到心智活動的進程。與此同時，[監視]義素所帶的賓語往往是就某個客觀對象、客觀對象的行為、舉動或實際情況、現象等進行強度的“注視”，從而投射出[控制]的心智狀態。

甚至，“監視”是[長時間]、[注意]及[訊息跟進]中進行的行為，有時還指向暗中或暗自展開的行為，因此情態定語或狀語的修飾如“警惕的”（“……將有警惕的眼睛在盯著你”）、“直勾勾地”（“……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出港旅客的行李”）或“偷偷地”（“……偷偷地盯著他們”）都有進一步展示心理活動和強化[監視]義素的作用。

基於“盯”能由視覺動詞隱喻到表心智活動的[監視]義素，因而連帶地產生了具有“緊跟著不放鬆”與“暗中監視”相關實義的合成詞“盯防”、“盯梢”。

- d.“如果對手沒能及時對我實施雙人盯防，我就很容易得分。”
- e.“在他家的門口和地頭，時常有人暗中窺視、盯梢。”

(2) [看中]義素

“注視”隱含著[觀察]，是視覺行為就客觀對象的發展變化從發現到能逐步掌握之

外，還能激發對它進行一輪心智判斷，並給予一定程度上主觀褒意或貶意的定論。所以，經由表物理視覺的[觀察]行為漸次轉移到表心智的[洞察]行為，個中除卻[仔細]義素外，[思考]與[判斷]是二者同時必備的個性義素，隻是后者賦予屬情態性的定論。即是這樣的一種情態特點，復而隱喻了帶有感興趣或合意情感的[看中]義素。

f.“藝術家，我早就盯上你了……。”

g.“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房地產開發商也將目光盯住女性購買者。”

h.“對於王振山的研究成果，有些外國公司早就盯上了。”

“盯”在表示[看中]義素之際，主體與客體是誰及其特定的身份形象顯然的也是使感興趣或合意的心理感受漸趨鮮明，從而產生語義變化的重要語境。如例句“商家們都盯准了這個‘甜蜜金礦’”與“看到女同志死盯著她，就以為是看中她了”，就主體的“商家們”和“女同志”而言，是表態好感和心儀的主動對象；就“甜蜜金礦”（市場）和“她”（志趣相同的女性）而言，是被他者屬意或心屬的客觀對象或目標，主要是充當賓語成分的被動對象。不論如何，二者的形象色彩與身份特征使表示[看中]和接受[被看中]的對應關係不顯得突兀，進而能將表視覺義的“盯”巧妙地投射到表心智義的[看中]義素上。

其中，“盯上”是表示[看中]義素很重要的合成詞之一，與“看上”詞義頗為相似，為“經過觀察，感覺合意”。大抵是從“看上”一詞類推而新造了“盯上”，其一是因為“盯”能由物理視覺的“注視”狀態映射到表心智現象的[看中]義素，帶有強烈的情態活動；二則與“看上”及“盯上”兩者的詞義類似而能進行推展有關。

(3) [覬覦]義素

經由物理“注視”隱喻的表心智[看中]義素，是形成[覬覦]義素的引申關鍵。基於[看中]心理，所以再次投射出另一層次更深化的情態活動，產生渴望得到的[覬覦]義素。另一方面，“注視”是把視點聚焦，注意在看的行為過程，其不僅僅是為了獲得客觀對象發展變化后的信息結果，也是心智上產生一種渴望能窮盡每一階段中逐步又細微變化的企圖，形成[虎視眈眈]的個性義素。[覬覦]義素正是此心智的折射，進而演化視覺（注視）與心理（渴望得到）兼具的心智活動來，尤其是就投資、金錢、利益等對象投以渴望的心態來說，具有一種[虎視眈眈]的意圖。i.“他們利用各種關係，一頭盯棉花資源，一頭盯住客戶和鐵路車皮……。”

j.“一心想發財的古德敬兩眼便盯上了這些有價等額債券。”

k.“利益至上的承包商既不懂餐飲，又不懂管理，他的眼睛隻盯著利潤。”

概括來說，[覬覦]義素所帶的賓語一般是帶有利益性質的客觀對象，如“利潤”、“資源”、“財物”或“物質”等對象，通過它們所體現的利益性，產生一種過分渴望得到的心理，間接影響了視覺過程中“盯”單一的動作性，反之強化了具有“貪婪注視”心智活動的[虎視眈眈]語義現象。

同樣的，主體對象的身份特征及與其相關的行為或意識有推展隱喻映射，即強化[覬覦]義素的作用，一般是帶有鮮明的“追求具利益效應的對象或目標”行為或意識，大多以商家或投資者為主。就修飾主體對象的形容詞定語來看，往往也具體概括了他們的形象特征，如“一心想發財的”或“利益至上的”，與“追求具利益效應的對象或目標”的概念相符，並與[覬覦]義素形成對應關係。當然，有時也賴於切合[覬覦]本質的情態定語或狀語在上、下文中進行修飾，如“……用貪婪的眼光盯著它”、“……虎視眈眈地盯著人質”，更確切地強

調了一種非分的希望和企圖。

(4) [關注]義素

“注視”隱含[注意地看]與[仔細地看]，引申了其從[觀察]至[洞察]的功能，個中更是強調了[訊息跟進]義素。此義素是推展到表心智活動[關注]狀態的關鍵，亦是鋪展就某個客觀對象的關切所需[訊息跟進]的一類心理元素。於是，在動作過程與心智活動的同時發生下，[訊息跟進]連貫了“注視”得以隱喻到表心智的[關注]義素的關係。

l.“原來母親的眼光盯了我一輩子。”

m.“爸爸時刻都在部落格上盯著哥哥的動向。”

n.“隻注重孩子文化課的學習，甚至隻盯住孩子的考試成績……。”

[訊息跟進]普遍是就一個時間段內不全然保持一個固定或穩定狀態的時間角度與級別角度的範疇來說，即是在時間前後與級別高低的順序及層次下，往往更能展示不一致或不對等情況中[訊息跟進]的義素結構。相對地，[關注]義素所帶賓語的著眼點亦是就客體對象所體現的時間性及級別性而言。以句中“一輩子”或“時刻”的時間性（客體對象分別為“我的一輩子”或“動向”）與“成績”、“分數”（“目不轉睛地盯著記分牌上不停跳動的數字”）的級別性為例，皆帶有一定的變化屬性，所以能強化一種為掌握變化而[訊息跟進]的心理狀態，反之虛化了視覺詞“盯”的實義而轉移到表心智[關注]義素的抽象意義。並且通過情態狀語的修飾，如“專注地盯著每一個鏡頭”或“一門心思地盯著最后的結果”，進一步強調了對不斷變化的客體對象能施加[訊息跟進]的心理活動（“專注地”或“一門心思地”），並引申出“盯”的[關注]義素。

(二) “注視”——“瞪”

“瞪”被釋義為“睜大眼睛注視，表示不滿意”，與“盯”的[注視]義素頗為相似，差別隻在前者帶有明顯的不滿情態，隱含了更強烈的心智活動；而後者卻隻屬於較簡單的一種物理視覺。然而基於物理視覺過程中是兼具強烈主體情態的一種行為，因此不論就哪個視覺動作大致上都不可能隻單一的展示其行動面的性質而已，反之總是能根據內部的義素結構而形成概念隱喻，不單是由表視覺域到表心智域的特征，甚至還因為情態關係的相同面而產生“投射到另一類視覺模式”的語義變化。就“盯”與“瞪”的視覺動作相似，所以容易發生映射。況且，從“盯”所隱喻的心智義來看，體現了其帶有豐富的情態成分，以致亦能搭配“不滿”或“憤怒”的情感，跨入視覺詞“瞪”的語義範疇，從而表現了[怒視]的心智義素。

o.“主刀大夫不滿地抬頭盯了他一眼，沒說什麼。”

p.“婦人那雙淚光閃閃的眼睛憤怒地盯著伯父……。”

q.“他這才發現龍小雲一直狠狠地盯著他，目中充滿了怨毒之色。”

基於視覺詞“盯”獨強調單一的“注視”活動，且帶有很強且的動詞性，因此有賴於其他情態性或情態性的修飾句來突顯其感情色彩的一面。以上例句中“盯”動詞前的情態狀語——“不滿地”、“憤怒地”和“狠狠地”皆具有強調“不滿”或“憤怒”情感的關係作用，強化了“盯”[怒視]義素的隱含。其不僅體現了從“注視”隱喻到情態方面活動，並展示與視覺詞“瞪”語義等值的現象。

5、結論

從列舉的例句分析中，我們大體可以作出這樣的概括：

(a) 個體的每一個動作總是伴隨著大腦思維意識及心智活動所產生的情態來進行交際或認識客觀世界。由此，隱喻才能在特定規律下形成不受局限的類推，並從一個概念映射到另一個概念的范疇中。誠如“盯”由物理視覺動詞隱喻到心智行為的隱喻過程。

(b) 隱喻性思維突現了隱喻性語言的靈活性及創新性，隱喻性語言反之是表達隱喻性思維的核心。二者相輔相成，從而形成概念隱喻是思維活動的表現，而語言表達，乃至語義變化則是此隱喻性的展示方式。

(c) 語境變動與上、下文修飾是概念隱喻及詞義虛化的前提，因此從具象義跨入心智義的衍生變化賴於語篇系統所帶主、客體與定、狀語的屬性，大體上有強化心智義素的功能。

(d) 概念隱喻下，心智活動所帶的心理、情態並非是任意性的，反之存在著契合某些本體特征的相似面規律，既而本體與喻體之間因相似性成分或義素而產生映射。心智活動雖然增加了心理情態的成分，但同時也保留著本體概念基本的特性。

籠統來說，“隱喻思維在自覺或不自覺的心靈生活中無所不在的”(Lakoff, 1980)，主要是因為心理特征總是行為主體的特征之一，即當行為主體的意義被被弱化或消失以後，行為主客體之間的心理層面上的聯系就得以凸顯出來，這樣行為動詞的實義就發生了從物理行為向心理活動的轉化。視覺動詞“盯”的多義現象無非就是此形式下而出現的新義，也符合了漢語結構中語言經濟性原則的特點。據趙艷芳(1994)統計，普通語言的70%的表達方式源於隱喻概念，[15]因此現代漢語中應該還有為數眾多的詞匯是存在心智隱喻的意義，包括其他小類的視覺詞，隻是被獨立出來，作為一個研究題目。筆者盼此論文能作為他日學者們在小類視覺詞的研究中加以參考的資料之一；同時此研究尚有多處不足的地方，留待他位學者的補充與更正。

參考文獻

- [1] 陸儉明，現代漢語中一個新的語助詞“看”，中國語文，1959年第10期。
- [2] 郭莉琳，試探語助詞“看”的語法化，貴陽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
- [3] 張磊，漢英視覺動詞語法化的認知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 [4] 符淮青，詞義的分析和描寫，北京：語文出版社，1996年。
- [5] 張建理，英語視覺動詞：概念的轉換和彰顯，浙江大學學報，2005年第6期。
- [6] 武文杰，現代漢語視覺行為動詞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
- [7] 胡佩迦，感官詞的認知隱喻，四川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
- [8] 伍艷萍，英漢視覺動詞語義投射分析，甘肅聯合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 [9] 盧彥，現代漢語視覺詞的意覺隱喻，魯東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 [10] 吳新民，漢英視覺動詞概念隱喻的比較研究，濟寧師範專科學校學報，2006年第4期。
- [11] 韓玉國，漢語視覺動詞的語義投射及語法化構擬，外國語言文學，2003年第4期。
- [12] 王桂花，漢英視覺動詞對比研究，魯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 [13] 胡壯麟，《認知隱喻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14]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著、周世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聯經出版社，2006年。
- [15] 趙艷芳，隱喻的認知基礎，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1994年第2期。

Acknowledgement Statement : We wish to acknowledge the funding support for this project from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under th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xperience on Campus (URECA) programme.